03彼年的歇熱

徐禎偵

阮阿爸生兩个查某囝、一个後生，雖罔我是一个查某囡仔，毋過阮爸母並無重男輕女的觀念，閣特別疼我。可能是這个緣故，致使我有淡薄仔壓霸的個性。就連厝邊頭尾的囡仔伴相招欲去𨑨迌的所在、欲耍的物件、欲耍蹌跤雞抑是青紅燈，攏愛經過我同意才會使，無我就會佮人起呸面。

會記得欲升國校仔四年的歇熱，拄著外媽兜附近的媽祖宮咧做醮，彼是二十年才做一擺。因為這个機緣，我才會當佇外媽兜加蹛幾若工。彼幾工，廟埕攏有戲班輪流咧搬戲，除了歌仔戲以外嘛有布袋戲。

有一工早起，外媽共我叫精神，叫我緊去食早頓。因為泔糜仔傷燒，欲等伊冷的時陣，我就去提阿妗的偝巾做戲服，佇門口埕唱王寶釧苦守寒窯十八年。唱甲當熱的時，雄雄聽著一句「啥人狗聲乞食喉，也敢唱甲遐大聲，真毋知見笑！」越頭一下看，原來是嬸婆孫，彼箍臭頭明仔。「你也敢嫌我唱了無好聽。無！你是有偌𠢕？」我見笑轉受氣閣紲落去講：「拜託一下好無，一个查埔囡仔，透早就咧沃花，你按呢毋才是袂見笑！」

臭頭明仔予我罵煞了後，氣甲一个面膨獅獅，閣一直共我罵，罵甲頷仔頸筋強欲煏斷仝款。毋過，相罵是我的本領，大戰數回合了後，我看伊若像欲掠狂的款，目屎含咧緊走入去厝內討救兵。無偌久，外媽就來問我是啥物代誌？我就自頭到尾講予外媽聽。外媽聽了就講：「你這个查某囡仔哪會按呢？行！我𤆬你來去人兜會失禮。」

外公、阿舅下班轉來了後，聽著這層代誌，攏講我真害，後擺袂使閣按呢矣。阿舅笑講：「真正是惡馬惡人騎，胭脂馬去拄著關老爺。」我頕頭講：「恁毋知彼个臭頭明仔伊偌歹咧。看伊氣怫怫，強欲共我拆食落腹的款，驚就死矣，無後擺矣啦。」

自這層代誌發生了後，我真正變甲加真溫柔，尤其是去搪著彼箍臭頭明仔的時。